

老红军故事集

LAO
HONGJUN
GUSHIJI

冉俊 傅兰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老红军故事集 下册

冉俊 傅兰编

新

355796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肖波

美术编辑：张 敏

封面设计：靳 斌

老红军故事集（下册）

冉俊编
傅兰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195000 印数0,001—5,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42-0813-0/I·142 （儿） 定价：2.65元

· 目 录 ·

井 冈 篇

- | | |
|---------------|-----|
| 3 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 | 陈伯钧 |
| 13 改造王佐部队 | 何长工 |
| 25 核心 | 方 强 |
| 31 抓“苏维埃”的故事 | 江 斌 |
| 37 三越武夷山 | 廖冠贤 |
| 43 莲花一支枪 | 龚 铁 |
| 49 红军女战士火线宣传队 | 李开芬 |
| 61 枪的故事 | 邵式平 |
| 65 反“围剿”散记 | 方 强 |
| 84 军中日记 | 赵 镔 |

长 征 篇

- | | |
|---------|-----|
| 99 回顾长征 | 刘伯承 |
|---------|-----|

113 血战湘江	杨成武
123 曙光	张南生
132 四渡赤水	戴镜元
138 归队	吴宗汉
147 回马枪	詹大南
151 巧渡金沙江	萧应棠
162 红军，红军，彝民的亲人	阿尔木呷
169 六月雪	田国浩
172 生命	邓仕俊
177 长征路上的红军大学	侯正果
184 草地“宴会”	张会学
190 草原兵站	杨以山
195 气壮山河	李天煊
234 奔向延安	陈宜贵
251 胜利大会师	霍薄陵 刘 强
	刘仁松 钱治安
	朱家胜

井 冈 篇



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

陈伯钧

南昌起义，原计划要驻在武汉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教导团参加。由于情况发生了紧急变化，起义提前了，我们教导团没有得到通知，所以仍按原计划从武汉登上大木船，急匆匆顺江赶往南昌。

8月4日，大木船摇摇晃晃地来到了九江。我们的船只刚刚靠拢太古码头，就被张发奎的反动军队解除了武装。

上岸后，我们被送到九江第四军的陆军医院附近露营。为了找自己的党，找自己的军队继续革命，当晚，我们七八个同志，在漆黑的夜色中悄悄溜出了宿营地。我们辗转多日，于8月中旬，在高安遇上了二十军独立团。

毛委员来到我们部队

二十军独立团，是由党领导的平江、浏阳等县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成的。1927年5月21日，军阀许克祥包围长沙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了大量屠杀工农群众的“马日事变”。

事后，平江、浏阳等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织起来攻打长沙。陈独秀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许克祥的反革命大屠杀，不但不组织反击，反而强令进攻长沙的部队撤了下来。于是，他们一边找上级党联系，一边整编队伍。队伍编起来了，需要有个名义，他们就打起贺龙同志的招牌，叫做二十军独立团。南昌起义之后，他们想去追赶起义部队，但是起义大军出发已久，联络不上。他们沿途又遭反革命武装的阻挠，受到一些挫折。便一边派人继续寻找上级党，一边转战在湘赣边。我们参加独立团几天后，便从高安出发了。沿途与少数散匪进行了一些战斗，经上高、宜丰到达了铜鼓。

铜鼓是一座偏僻的山城，约有二三百户人家，没有城墙，也没有什么高大建筑，只有几个祠堂比较宽敞一些。我们的团部就住在有名的萧家祠堂。萧家祠堂的前面，有一条小河，我当时在新兵训练处工作，就住在小河对面的另一个祠堂里。

我们独立团在铜鼓休整近一月。这期间，我党领导的原国民政府警卫团和我们联系上了。警卫团和我们教导团在7月底一起坐船从武汉出发，准备去参加南昌起义。船行到黄石港，他们得知九江方面有反动军队布防，不好通过，便在黄石港登陆。后来又听说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离开了南昌，追赶不上，于是便转移到武宁、修水。两支部队会合后，立即在铜鼓、修水之间的山口镇，召开了“山口会议”。独立团原来只有一、二两个营，会后补充了我们一个营，编为第三营。

正在这个时候，部队中发生了一件激奋人心的大事情：毛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从安源来到了我们部队！毛委员身材魁梧，头发很长，上身穿白线褂子，下身穿白细布长裤，脚穿草鞋，手里还拿着一件短上衣，步伐稳重而

有力。听说，毛委员在来铜鼓途中，曾经遇险，一度被敌人扣留，所幸身上带了几块钱，才设法得以脱身，来到部队。记得正是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团部召集排以上干部，在萧家祠堂举行会餐。饭前，毛委员和全体干部见了面，并且讲了话，说党很怀念大家，关心大家，他特地来看望大家。毛委员接着为我们阐述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号召我们举行秋收起义。

过了中秋节，我们就出发了。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原警卫团改编为第一团，以安源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我们独立团改编为第三团。部队的具体行动计划是：一团由修水出发，先打平江；二团先打萍乡、醴陵再打浏阳；三团从铜鼓出发，与二团同时打浏阳，然后三个团会攻长沙。

我三团在毛委员直接指挥下，首战攻克白沙市。这时天刚拂晓，老百姓还没有起床，街旁商店门前的煤油灯，仍然闪烁着黯淡的微光。毛委员从湖南来部队时，长途奔波，历尽艰险，脚被草鞋磨烂了，不能行走。我们临时找张椅子，绑上两根杠子抬着他走。毛委员为抵御仲秋的晨露，在细布短褂外又披上了一件白布夹被。我团顺利地占领了白沙市，毛委员非常高兴，称赞我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给了我们热情的鼓励。

我团到达东门市后，已经很疲劳，这时，突然遭到敌人猛烈火力的袭击，被迫退到排埠。王兴亚同志率领的二团，未等与我团会合，便向浏阳进攻，并占领了该城。敌人在东门市击败我团后，又回头打浏阳，遂使孤军深入的二团陷入重围，背城面水死战，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了。至于打平江的一团，前面刚到长寿街与敌人打响，收编的邱国轩部突然叛变，勾结反动军队前后夹击一团，一团第二营被打垮。我团转移到文家市，才与一团会合。

打了几个败仗，部队被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在这艰难危急的时刻，毛委员坚定、沉着地出现在部队面前。他讲话说，我们不要怕失败，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革命进行下去！……毛委员的话，坚强有力，驱散了同志们心头的阴影，再一次鼓舞了我们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念。

毛委员在文家市集中了保存下来的部队，决定向井冈山进军。当部队到达泸溪时，又一次遭到敌人的伏击，剩下不到千把人。到达永新县三湾，毛委员毅然决定改编部队，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整顿纪律。原来一个师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辖一、三两个营。毛委员同时宣布：凡不愿意留队者，可以回到农村去工作，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在挫折面前惊惶失措、灰心动摇的走了，留下的同志更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向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沿着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道路阔步迈进！

毛委员建立军事根据地

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必须进入大海，才能有所作为；猛虎，不能呆在平川，必须依靠高山密林，才能威震山峦。毛委员亲自率领着我们这支小小的红军队伍，进入了井冈山区的宁冈地界。

井冈山上有两股地方武装，为首的一个是王佐，一个是袁文才。袁文才过去是个中学生，大革命时当过赣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退居宁冈一带，编了一个营的武装，

仍坚持打富济贫。毛委员经过研究，认为袁文才参加过大革命，和统治阶级有矛盾，可以争取和改造他们。于是，毛委员在宁冈的大仓接见了袁文才，并给他的部队补充了100条步枪，还决定把伤病员留在宁冈休养。几天后，毛委员率领我们离开宁冈的古城砦市，向湖南酃县之水口前进。

在水口，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毛委员对于我们这支幼小的红军要找个立足之地，时时刻刻悬念在心。这时，他决定派游雪程、徐彦刚同志和我三个人，到袁文才的部队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职务，帮助他们练兵，培养革命干部，借此打下后方根据地的基础，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临离开部队时，我们去见毛委员。那是在一个祠堂里，神龛脚下铺着稻草，毛委员坐在地铺上，简单地向我们交代了几句：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听袁（文才）营长的话。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

我们随着袁文才派来的交通，带着武器，经过两三天的行军，到达了袁文才的营部所在地——井冈山脚下的“步云山”。

“步云山”是一座大庙，位于半山腰上，可以住下一个营。庙门前有一块大坪，可作练兵的操场。大坪的下面就是阶梯式的水田。这里距茅坪仅有一条道路通行，路的一旁是水田，一旁是山。山上松、杉成林，茅草丛生，不易攀登。庙后直通山上。这里确实是个“安营扎寨”，便于警戒的好地方。从山下来的人，离很远我们就可以发现；若想接近庙宇，必须在大坪前面绕很大的弯，才能上来。如果发现敌人，守我们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退可以掩护主力从庙后登山。

我们刚到“步云山”，还没有正式到连上去工作，山下就传来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的消息。袁文才派人领我们来到一个更加荒僻的山沟茅屋“打埋伏”。“打埋伏”，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听到

的新名词。原来袁文才为了应付强大的敌人，敌人一来，他们就暂时躲避一下；待敌人走后，再出来活动，这就叫做“打埋伏”。此番，我们被“埋伏”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没有地方睡，四个人挤在一张木床上。10月间，山区正是秋收时节，早晨起来，喝一碗米酒（江西人用糯米蒸的酒），吃过早饭，就拿根棍子随房东到打谷场上。房东除了供给我们吃喝而外，什么话也不问我们，这大概是袁营长预先交代过的吧。敌人走后，我们回到“步云山”，当即集合人马，操练队伍，以待时机。

不久，毛委员上了井冈山。原来，我们三人在水口离开部队以后，毛委员便率领团部及两个营向大汾移动，在大汾遭到反动地主武装——江西遂川县“靖卫团”团总萧家璧率领三四百人的袭击，因猝不及防，部队被截做两股，毛委员率领团部及一营就上了井冈山。第三营由张子清、伍中豪两同志率领。后来听说，他们打了两个反冲锋，夺回了一两个山头，但因与团部失去联络，便将部队带到湖南桂东县的鹅形。以后他们与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取得了联系。一直到12月，一营在茶陵县与敌第八军独立团作战时，他们才归队回到团部。

毛委员率团部和一营在井冈山上整训休息，同时趁机消灭小股的“靖卫团”，发动群众打土豪，解决给养问题。这时我们的心里都踏实了，觉得有了个家，部队可以养精蓄锐，进退自如了。

井冈山周围数百里，人烟稀少，土地不肥沃，粮食很缺乏。这时茶陵恰好没有敌人的正规军驻扎，只有当地地主武装“挨户团”的几百人。我军瞅准一个机会，顺利地进占了茶陵县城，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

田地的革命浪潮。

正这时，一位穿着国民党军官服装，佩戴着国民党正规军符号的人，来到了茶陵城。在他们证件上，注明系国民党第十六军的副官，名叫覃泽。一经盘问，原来他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胞弟毛泽覃同志，他把泽覃二字颠倒过来，除去覃字的三点水，作为他的化名。他是由朱德、陈毅同志派来与毛委员联系的。我们随即派人把他送到井冈山去见毛委员。

茶陵距离井冈山 100 多里路，沿途又有反动地主武装的袭击和阻挠，前后方的交通联络十分不便。为了保证前后方的交通联络，掩护、接送来往伤病人员，我们这个连没有暴露红军的身份，利用袁文才与当地士绅的关系，驻扎到宁冈与茶陵之间。一天，我连驻地的士绅忽然惊惶失措地跑来报告，说红军来了，要我们准备一下。为了查明情况和应付这些士绅，我们当即把部队拉了出去。我们登上桥头，发现是井冈山休养痊愈的伤员，去茶陵归队。袁营长立即督促他们迅速通过。由于毛委员团结了王佐、袁文才的部队，保证了前后方的联络，部队的给养和生活用品也得到了补充，这时的形势，较之上井冈山之前的情况，真是天渊之别。

毛委员挽救了革命的危机

秋收起义前后，毛委员由于长途跋涉，脚被草鞋磨坏，脚背上烂了一个洞，一直没有痊愈，因此未能随军去茶陵，留在井冈山上一面养伤，一面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和进行革命战争。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创造和扩大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宏伟蓝图，已经在毛委员的头脑中形成了。

毛委员待脚背上的创口略有好转，后方的工作有了一定的

安置，当即决定下山，赶上红军大队，抓住时机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

记得是12月的一天，毛委员亲自找我谈话，说他要下山到茶陵去赶大队，要我负责护送。能够和毛委员在一起，而且是到前方去，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当即带了袁营长派的一个班战士，随毛委员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毛泽覃等同志。第一天，走了六七十里路，夜宿茶陵县境坑口圩。

次日，估计当天可以赶到茶陵城，就决定让护送毛委员的一班战士回井冈山归队。我们一行八九人，赶到离茶陵城还有二三十里路，就听到茶陵方向传来激烈的重机枪和步枪声。我们摸不清情况，便一边向沿途放哨的农民赤卫队询问，一边继续前进。夜降临了，我们既没有夜间通信联络的信号，又不知道部队的口令，更不知道茶陵城打了一天仗，情况究竟有何变化，不好轻易乱闯。因此，毛委员决定在茶陵东南五六里地的小村子里暂且住下，由赤卫队派人到城边去打听消息，探明情况。

吃过晚饭，我们准备休息了。毛委员对大家说，赤卫队派人去城边打听消息还没有回来，他们虽然在村子周围放了哨，我们还是不能疏忽大意，我们几个人最好轮流放哨。毛委员把他自己和我两个人安排在最困的下半夜到拂晓这段时间。轮到 we 值班时，几名到城边打听消息的赤卫队员回来说：茶陵城东门外的浮桥被拆掉了。再问他们别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浮桥是被谁拆的呢？莫不是我们部队自己拆的？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从茶陵城到井冈山，东门浮桥是必经之路，为什么把它拆了呢？是想死守茶陵城呢，还是另有打算？如果是敌人拆掉了浮桥，为什么赤卫队员们在东门外没有看到敌人？……我想着、想着，忽然又闪出一个念头：万一在我们住村附近发现

敌情，怎么办呢？我们八九人，只有我和毛委员的警卫员各有一条驳壳枪，另一个同志有条马枪，统共只有三条枪呀！遇到敌人怎么招架，怎样才能保证毛委员的安全？我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我看看身旁的毛委员，他神色泰然，默默地吸着烟，似乎在思考问题、判断情况。

天将拂晓，我们盼望已久的赤卫队队长才返回村里。他报告说：我军已由茶陵城南撤退了；而敌人则尚未进城。听到这个情况，大家觉得非常奇怪。我们的部队不向东——不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反而向南——向酃县方向撤退，这是什么道理？毛委员像早就胸有成竹，决定马上向南去追赶部队。我们早饭也没有吃，便在群众的帮助下，把放在岸上的一只小船推入水中，渡过河去。登上岸滩，毛委员便催促我们沿着茶陵通往湖口的大路，急匆匆奔南而行。途中，遇到三个掉队的伤员，他们一看到毛委员，真是见到了亲人，急忙说：“毛委员，我带了花，走不得了。”毛委员一面亲切地安慰他们，一面将自己用的担架让给伤兵坐。从伤兵的口中，得知向茶陵县城进攻的敌人是国民党的正规军——第八军独立团的部队。我军是在夜间开始撤退的……

我们紧紧跟随着毛委员，急行军30多里路。大家的肚子实在饿了，加上收容了三个伤病员，要找民伕和担架，于是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一面找民伕，绑担架，一面草草搞了点饭吃。经过一阵短促而又紧张的忙碌，总算绑好了三副担架。民伕们抬上三个伤病员，一行10余人继续向湖口前进。

我们赶到湖口，天已黄昏。前卫已经出发，大部队正在休息。毛委员当即命令前卫返回湖口宿营。紧接着，毛委员又下令部队向后转，折回井冈山，向着宁冈县的砦市开拔。

三营从桂东来到茶陵，刚刚和一营会合，就碰上这样激烈

的战斗，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死亡较大。部队十分疲惫，急需补充、休息，毛委员决定走大路，每天只走二三十里路，一边行军一边休息。从一开始出发，毛委员就分别和连队的干部们谈话，边走边谈，在一个连队里谈完了，又转到另一个连队的行军行列里。到达宿营地，战士们休息了，毛委员又召集各负责同志继续开会。深夜，散会以后，毛委员把我找去，交给我一封信，要我连夜取捷径走小路赶回耒市，把信交给住在那里的中共永新县委的同志，要他们回去预先准备一下，以便部队到永新一带去活动。

我到耒市不久，毛委员带领部队回来了。第二天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总结了经验教训。直到这时，我们才算把事情真相弄清楚了。原来，部队退出茶陵城，不回井冈山而去湖口，是团长程浩和副团长韩壮剑、参谋长徐庶等人的叛变阴谋。他们对革命悲观失望，贪生怕死，企图利用茶陵一战对我军不利的情况而带队叛变。程浩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方薰英曾经当过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因此程浩企图把部队拖去投降方鼎英的国民党十三军。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毛委员下了井冈山，及时赶上部队，揭穿了程浩等人叛变革命的阴谋，把他们逮捕，把部队带回井冈山，随即任命原三营营长张子清同志为团长，朱云卿同志为参谋长。

这样，新生的幼年红军所遭遇到的一场极端严重的危机，被毛泽东同志挽救了。